

电视剧《外交风云》：

展开新中国外交的恢弘画卷

□本报记者 许莹



10月21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电视剧《外交风云》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础，主要讲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的杰出贡献。他们以高超的外交战略思想，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超人的天赋才华，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荣誉和崇高地位。48集电视剧《外交风云》作为广电总局百部规划项目，同时也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优秀电视剧展播”的推荐剧目，于9月19日在北京卫视和广东卫视黄金档播出以来，深受观众好评。记者在研讨会上获悉，《外交风云》为北京卫视带来了更多44岁以下的年轻受众，该年龄段受众突破1000万人，成为迄今北京卫视2019年度最受年轻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广东卫视方面的数据也显示，该剧观众群以年轻人和中年人群为主，不少年轻观众纷纷在社交平台甘当“自来水”，真情实感地表达出该剧带给他们的感动与启迪。

《外交风云》编剧马继红、领衔主演孙维民以

及出品人代表赵依芳等主创人员分享了创作的心路历程和经验体会。马继红认为，《外交风云》的灵魂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精神，不怕鬼不信神的斗争精神，和平共处、广交朋友的爱善精神，剧中的大事小情都用这根红线串起来，做到了事多而不散，人杂而不乱，最终收获的是全民爆棚的爱国热情。孙维民介绍，他在阅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逐步揣摩、熟悉和理解周总理的精神世界和外交智慧，并结合那些传播度非常高的历史照片，还原、提炼、再现周总理的精神境界和形象风采。赵依芳总结创作经验，一是坚持了“高投入、精制作、年轻化落地”的制作思路；二是探索推进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国家意识、市场化播出、大众化传播”的播出营销方法。

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刘梅茹高度评价该剧，认为《外交风云》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5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新成果，是凝聚着电视剧人对祖国深情厚意的礼赞之作、提气之作，是中国电视剧与历史的对话，与世界的对话，与当下的对

话，与观众的对话，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对话效果。

中国外交史学会会长、中央外办原副主任、原驻希腊大使杜起文认为，中国人民对独立自主的珍视、对以平等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追求以及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是贯穿全剧的灵魂，也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外交风云》对新中国外交史作了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再现，对塑造中国外交人形象做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成功尝试，在普及新中国外交史和国际政治、世界知识方面取得的成功值得充分肯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表示，《外交风云》填补了重大题材创作的空白。该剧坚持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指导，及时吸收了当前关于外交的最新研究成果，真正实现了对史诗风格的自觉追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认为，《外交风云》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史上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该剧的成功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电视剧要出精品，一定要努力实现题材资源的最佳配置，实现编导演摄录美等各方面人才的最佳组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谈到，该剧拓展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领域，以艺术的方式解读红色基因如何延续，初心使命如何担当。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把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建设史做了贯通性的衔接，从而具有了通史意义上的特点。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范咏戈认为，该剧不拘泥于史实一般的历史事件，不满足于为历史做解说词，而是在不违背基本历史的前提下把历史事件打碎重揉，以艺术关照产生艺术魅力，不仅要再现，更要去评价，这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表示，剧中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赫鲁晓夫、尼克松等诸多人物形神兼备，整体形象的完整确保了作品的高质量、高水准。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易凯认为，该剧具有立意深远和选题新颖兼容并举、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辩证统一、往昔回溯和现实观照融汇贯通三大特点。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史克勇谈到，该剧将新中国外交的筚路蓝缕、艰难曲折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有无数台前幕后的较量。这种以关键时刻重大事件由点及面凸现新中国外交进程的讲述方式，将戏剧张力与历史真实性有机结合在一起，让观众在被艺术感染的同时深受教育和启迪。

秦腔《司马迁》：

苦难成就万丈光芒

□张之薇



陷图圈之时，他会面对孤灯、长夜难遣，一句“君颜难堪”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君与臣，两个各自秉持自我意识的强悍灵魂遭遇着交锋。

如果说，在《延祸》一场中，司马迁和汉武帝的冲突还是外在的，那么从《抉择》开始，二人的碰撞则渐转向内在，戏曲最大的优势即表达人的内心情感，在这里，两个强悍的人卸下了自己外在的“盔甲”，隔空对话，又好似面对面促膝夜谈。全剧中，《抉择》与《论道》前后呼应。把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展露在观众面前。

狱中的司马迁，依旧秉持着守死善道的信念，这是作为一个文人的信仰。但是作为史官的司马迁选择死又何其艰难？因为他身肩父亲的遗志，因为他有修史的志向，《太史公书》（《史记》）承载的实际上是司马迁文人之“道”、史官之“道”。于是，在选择死还是活这个问题上，司马迁增了一层煎熬。他想过死但是又不能死，他欲活但是又违背了文人起码的尊严，进退两难之间就是司马迁人生的一大痛，也是此戏的精彩所在。司马迁是不同寻常的，他用身心泣血选择了苟活，选择了隐忍，来成就他自己。一个真正强悍的人，不是手握权柄之后的挥剑万道，而在于跌至谷底之后精神上的执著与坚守。司马迁在他作出选择的时刻，作为“人”的脊梁也挺立了起来，虽然他是屈辱的，但向死而生，用苦难来成就自己，则是他留给中国人、以及所有中国人的万丈光芒。

而汉武帝呢？并非非脸谱一面。求贤与弃贤仅一念之间，后悔和犹豫也时时咬噬着他的心，壮心不已的君王面对自身的衰老，面对贤良的寥落，孤独感骤升，那个敢于顶撞你的人原来恰恰是你难寻的知己，此刻，他也会发出“司马迁你在哪里”的呼唤。《论道》一场中，二人在宁静的夜晚寄托一弯弦月，打开心

扉，相互反思。原来，汉武帝也曾试图补救他的鲁莽决定，而司马迁宁肯承受，毅然选择了常人不能忍的宫刑，只为求得心灵的独立。实际上，此刻这部作品中司马迁的人格才算真正圆满。原来藏在司马迁躯体中的文胆与“道”不仅千金难换，而且并不会因为汉武帝的刀落而泯灭，文道至上的司马迁似乎在王道面前占据了上风。然而值得深省的是，以悲剧为终结就是司马迁高贵人格的代价。

《论道》最令人击节叫好的高潮段落是，一场关于文道与王道的平等论辩在君王与臣子之间展开，原来两种意志没有什么绝对对错，在两条轨道上它们均具有合理性，或许没有执念什么都可以和解。然而，它们终究是两条道上的两驾马车，不可调和。因为司马迁是谨守信念的文人；因为汉武帝是心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王。所以，尽管汉武帝也被司马迁深深折服，尽管二人的灵魂开始惺惺相惜，但注定君王与臣子的矛盾是难以和解的，这正是司马迁的宿命。恩格斯曾经说过：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实现的矛盾，任何一个个本着的必然要求”与世抗争的人都要经受“要求实际上不可实现”所带来的精神痛苦，是皇权造就了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冲突，而“活人”还是“活文”是司马迁的人生喟叹，实际上这是一个永恒的命运。年轻编剧张泓在这部历史剧中浸透着自己的人文思考。可惜的是，全剧以《应诏》作结，终以二人的和解收场，在一定程度上对主题有所削弱。

一部历史剧怎样写才能引人入胜？创作者的思考是，不对史料进行锱铢必争，而是在人物和人物情感之中求得自己的一方天地。笔者以为，这种历史剧的创作观是正确的。当然，不得不提这部作品的剧种载体——秦腔。导演陈强坚守剧种本体的创作方向，以一生一花脸为双主角，透过秦腔本身的唱腔特色，让两个人物复活，让他们成为生长在陕西土壤里活生生的人。两位年轻演员均在自身行当内很好地驾驭了人物性格，扮演司马迁的演员李康定运用鬻口、甩发、倒僵尸等秦腔技艺来表现司马迁这个人物内在的坚韧、痛苦与抉择。而扮演汉武帝的杨力更是将秦腔花脸高亢、霸气、裂帛一般的唱腔运用在人物塑造上，上述因素共同成就了这部作品的品质。

最近几年，陕西在历史剧创作上可谓佳作频出，曾经一部《关中晓月》就令人印象深刻，而如今的《司马迁》同样令人眼前一亮，因为它们都透过大历史写出了“人”的精神。

一切艺术都离不开形式美。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形式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形式”，“艺术品也就是情感的形式或是能够将内在情感系统呈现出来以供我们认识的形式”。中华民族的戏曲艺术样式涵盖了虚拟、写意、诗化、神似等美学范畴，其呈现人类情感的同构形式具有独特的假定性，在全世界独树一帜。

戏曲表演由一整套程式系统建构而成。戏曲表演程式由生活中提炼，与生活的自然形态拉开了距离，比生活真实更加鲜明，更加典型，更具有美感形态。戏曲艺术300多个剧种渐次生成、成熟的数百年里，一代代戏曲演员将特殊的情感形式与物质媒介紧密结合，积淀出各种繁难的技术技巧让人应接不暇，积累出训练眼神、表情及腰、腿的成套功法，如毯子功、把子功、枪花功、水袖功、扇子功、手帕功、水发功、翎子功、帽翅功、矮子功、跑圆场，及跌扑翻打、闪转腾挪等千姿百态的套路。戏曲演员正式登台入室之前必须经受过严格训练，承袭不同行当的唱、念、发声、行腔、归韵技巧，以打下深厚功底，务使唇、齿、舌、颚、鼻腔、腹部的呼吸在长期训练过程中产生肌肉记忆，方可把握住表演情绪和呼吸的关系，也有效控制声音亮度和节奏速度等。戏曲演员正是通过这些感情的物质形式来体验角色的心理活动，体现人物行为的性格色彩，塑造出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年届知天命的晋剧表演艺术家谢涛，年仅11岁即进入太原艺校学习晋剧，接受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和艺术熏陶，由坤旦启蒙转而专攻须生。如今她从业40周年，成为众望所归的晋剧领军人物。谢涛在原创剧目《傅山进京》《于成龙》《烂柯山下》《丁果仙》《范进中举》中，最大限度地调动艺术智慧与潜能，开拓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塑造了傅山、于成龙、朱买臣、丁果仙、范进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出各色人等心理的幽微和共通人性的复杂与丰富。明清易代之际风骨文士傅



山，刚直不阿，威武不屈，学究天下，拒斥奴性，坚守中原文脉，与权势人物玄烨博弈不卑不亢；受屈罢官免了职的于成龙，依然坦荡敢于担当，布衣亦可为国谋，为民清命肝脑涂地，舍身挡马义薄云天；世事沧桑，夫妻反目，举子高中，马前泼水，崔氏羞愧投水而死，朱买臣悔悔肝肠寸断……谢涛精准地抓住人物灵魂，细腻地体味角色种种神态和万千情态，将各种人物演得活灵活现、神情毕肖、醇厚有味、入木三分，真可谓炉火纯青。

学界普遍认同王国维的经典论断“以歌舞演故事”。但就审美价值而言，戏曲作品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让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刻骨铭心于观众心扉，才能追赶时代变迁的步伐，回应人民大众的社会心理诉求。谢涛擅长创造个性迥然的戏剧角色，首先对生活素材进行一番提炼、夸张、变形、规范和晕染，得心应手地把握和运用传统戏曲表演程式，以独具美感形态的表现手法，细腻地呈现每个细微的情节，演绎人物贯穿动作的发生、发展过程，精准地揭示角色心理状态变动不居的每一瞬间。谢涛的念白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其唱腔或高亢激越极富穿透力，或委婉细腻传递出深沉的情感；其肢体语言严谨、规范，板式中透出几分洒脱；其眼神流波顾盼、内涵十分丰富，清澈中有层次，犀利中有温和，喜怒哀乐惊恐怨艾变化无穷，她那双眼睛简直会说话。谢涛的表演令人百看不厌，极大地满足了戏迷观众殷殷的审美期待。

阿甲先生指出：“戏曲演员必须熟练地掌握技术，把它的五官四肢锻炼得敏感到有筋肉思维的程度”。这种筋肉感觉就是要把全部的心理意识渗透到有高度技巧的筋肉里去，骨节里去，使程式能表达丰富的语言。“必先锻炼好形体技术，然后才能自由地运用心理技术；必先使感情表演获得鲜明的物质形式，然后始有戏曲的舞台表情”。要使这种程式熟练到似乎来自天然，不是来自人工。使形体动作和心理动作成为戏曲表演的有机天性。这是以生活为基础的戏曲化了的有机天性”。谢涛从艺40年的创作演出实践，以戏曲独特的物质形式将角色内在情感鲜明地外化出来，让观众与她分享创造角色的快乐。如同我国京剧、昆曲和众多地方戏剧种卓越的表演艺术家一样，谢涛切实掌握了戏曲表演艺术的规律性，将形体动作和心理动作作了无痕迹地融为一体，凝铸成戏曲表演的有机天性，一步步逼近体验与表现高度统一的戏曲表演艺术至高境界。

谢涛的角色创造严格遵照戏曲表演思维，对戏曲程式的体验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形成内外兼修的技巧体验。她能让心理节奏与技术节奏合拍一致，形体技巧与心理技巧和谱统一，让内功和外功浑然一体。仔细品味谢涛的角色创造过程，作为表演者她以情感逻辑为出发点，紧紧围绕戏剧情节、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和戏剧情境，激活传统、调动丰厚的表演程式技巧，予以选择、沿用、改造和再创造。她总能提炼出最足以表达人物个性特点的形象种子，于千锤百炼中寻觅到表现“这一个”人物的独特方法。她的角色创造能够随心所欲，“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她驾驭分髯、抖髯、水袖、圆场、云步、碎步、蹉步、跪步、踢袍、探马、执鞭、策策等传统程式动作，分寸拿捏得当，美感形态让人陶醉，恰到好处地揭示出人物的深层心理和隐秘情感。

戏曲艺术兼具再现与表现两种功能，戏曲程式体验是技术体验的过程，既是观察、模仿与艺术想象的过程，也是表演者情感投入的过程，需倚傍一整套程式技术去体验生活、创造角色，实现理性与感性的辩证统一。阿甲先生曾经告诫我们：“这个再体验十分重要，程式不经过体验，只能是僵硬的外壳；体验不带程式，就不是戏曲的心理技术”。戏曲演员在表演时的心理动作，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心理动作，它的表演思维和它的经过严格训练的形体动作高度结合，好的演员不仅得心应手表现自如，而且醇厚有味，这就是中国戏曲艺术体验和表现高度统一的境界”。晋剧表演艺术家谢涛深谙此理，她的角色创造也需从生活源头去想象，而非直接从生活中撷取写实表演动作。她依据固有程式技术在虚拟、写意的艺术创造中经过一番再体验，创造出独具美感形态的人物形象，她孜孜以求的是传神的角色创造和诗化的写意精神。

戏曲演员在程式体验中创造角色的过程是复杂的，这是一个理性加感性、间离加真情、表现加再现等复杂的心理体验过程。戏曲程式技巧的沿用、改造和再创造，是戏曲演员体验与表现的结合点。戏曲表演程式既是生活自然形态的夸张与变形，但程式的再创造又受制于严谨的规范性，这如同“带着镣铐跳舞”。晋剧表演艺术家谢涛轻松自如地驾驭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她信手拈来、广采博收、融会贯通，甚至脱胎晋剧须生的表演风格，诸如麒麟的热烈老辣、马派的潇洒飘逸、言派的委婉雅致等截然不同的个人风格，统统拿来为“我”所用，为不同角色的个性创造涂抹出奇色彩。

谢涛的人生是艺术的人生，她以晋剧艺术传承、创新与发展为己任。40年来，她的艺术创造促使晋剧女演员的表演艺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代观众不仅真诚敬佩谢涛创造人物的非凡功力，也为她一系列原创剧目的高品位美学追求深深折服。从她的角色创造中我们体会到，只有严格遵照戏曲艺术规律性才能获取恒久的艺术生命力和创造力。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19年9月“新时代，新晋剧——谢涛从艺40周年原创剧目展演”活动期间，我们亲眼见证6位青年才俊拜师谢涛门下问艺，期待谢涛的学员们踩着乃师的脚印前行。

戏曲表演的『有机天性』
——体味谢涛的角色创造
□万素